

有哪些很短的恐怖故事?

我是个伪名媛，穿着一身借来的名牌，张口闭口装有钱。

可偏偏，我一撒谎就会浑身起红疹，撒的谎越多，疹子就越严重，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皮，血肉粘连着衣服，想死的心都有。

但为了嫁给富二代，我只能一次次撒谎.....

为了拍几张精致的海边旅行照，我跟闺蜜林落落飞越大半个中国，来到了三亚。

这次出行，主要是因为我俩的照片存货都用完了，X博没有内容可更新，成天发自拍和宠物，眼看就要掉粉，赶紧拍一套新的。

林落落很有闲情逸致，穿着比基尼坐在沙滩椅上，一边跟男友打字聊天，一边跟男性朋友语音游戏，比我还会时间管理。

看着夕阳渐渐下山，林落落还在那里撩着男人，我有点急了：
「哎你快点，再过两分钟太阳落山了，还拍什么夕阳下的游泳池。」

「行。」林落落从善如流，拿起相机，「那你下去吧，我现在拍了。」

我们正身处一家名为 X 迪逊的酒店泳池边。

这家酒店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，价格高到只付得起一晚房费，第二天中午之前我们就要打包滚蛋、拖着沉重的行李到另外一家快捷酒店去。

挑中这家主要是因为它有室外泳池。其他博主拍照的效果很不错。衬着竹林和夕阳，轻奢氛围油然而生。

夕阳缓缓下山，适当的光线只有几分钟。

为了抢这几分钟，我俩穿着比基尼爬上爬下，差点摔进水里。

轮到林落落下水。我在岸上寻找机位的时候，身上的水汽被风一吹，顿时感到凉飕飕的。

好不容易拍完了，天色已经全黑。

我们连滚带爬披上衣服，又回到宾馆内化了个精致全妆，换上专门用来拍照的低胸吊带，去赶海滩 BBQ。

我和林落落都属于素颜相貌平平、靠化妆邪术可以「换头」的类型。在沙滩上，我们一口也不敢吃，找各种光线、凹各种姿势拍照。

当然，有意无意出镜的奢侈品必不可少——角落不经意露出一角 Prada 包包，锁骨上坠下 Cartier 项链.....

林落落则特意戴上在微信群里求爷告奶借来的百达翡丽情侣表——我们这些网红有个群，那些奢侈品基本由我们交过的男友掏腰包。大家本着互助的精神，把自己拍过很多次照的奢侈品在群里互借，营造一种不重样的假象。

林落落和我都在 X 博和小 X 书上经营着账号，分享自己的生活，冒充名媛吸引流量，说白了就是网红。

但我们跟一般网红的区别在于，别人养号无非是接点电动牙刷的广告。

我们则目的明确，为了「钓男人」。

我的现任男友陆浩泽出手大方，性格也偏小奶狗。但最近我忙于旅拍，有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了。

之前他送我的首饰和手包都已经上过镜。我不得已求助林落落，借了她的包和项链。

饿着肚子拍完照，BBQ 也差不多结束了。我狼狈地咬着已经冷掉的串，油着嘴抓紧 P 图。黑暗沙滩上，游人已经散去，只有我跟林落落，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摆弄手机。

终于，我从几百张图片里挑出最满意的九张，磨皮美颜调到最大，配上一段精心设计的文案发了 X 博。

@梁歆 Celia：「来三亚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，事业又有新进展。白天太忙，晚上抓紧陪姐妹吃吃喝喝~喜欢图 3 的新款包包！」

发完之后，我如释重负地放下手机。

从海面上吹来咸湿的夜风，让我由内而外打了个哆嗦。

忽然，我感到手臂阵阵发痒，而我的右手其实一直在抓挠左臂，只不过刚才太全神贯注，自己也没有察觉。

灯光暗淡，我把左手臂凑到眼前，上面疙疙瘩瘩地长出了些小东西——有点像痱子，却比痱子要密集多了——它们紧密地排列在那里，激起了我的密集恐惧症。

我颤声对林落落说：「落落……你、你帮我看看，那是什么？」

2

——我被诅咒了。

从三亚回来，种种迹象都指向这个解释。

更新 X 博以后，我的手臂上莫名其妙长出了红疹。但还不止左臂，在我回复网友评论的时候，右臂也肉眼可见地长出一个一个小疙瘩。

它们很小，像痱子一样小，又像湿疹一样晶莹透亮，戳一下会流出脓水。

最恶心的地方是，它们实在太密集，指甲盖那么大的地方就有几十个，排列得整整齐齐。我试图挤爆它们，结果第二天，脓水流过的地方会冒出更多。

林落落被吓了个半死，连夜买了机票，带着我飞回我们居住的城市。

我辗转于好几家医院之间。

医生的口径一致：就是普通的湿疹，尽管他们没见过这么密集的情况。开了一堆内服外用的药，我严遵医嘱，不敢松懈地吃着；红疹却越长越多。

有一天早上我回完消息，背后很痒，对着镜子一照，它们竟然长到了背后。

针对湿疹的药物对我来说没一点效果。

我开始恐慌，上网寻找跟我情况相似的患者。

各种各样的湿疹都有，治不好的也有。我忍住不适看那些图，没人和我有相似的症状，即使是最恶心的图片，也不像我身上的疙瘩那样晶亮而密麻、使人不寒而栗。

林落落担心极了，经常来公寓看我。

她从网上、从老人那里问来各种偏方，听说薏米可以治疗湿疹，天天早起过来给我煮薏米粥，监督我喝下去。

而男友陆浩泽听说我回来了，粘人地打电话要见我。

我早就想好了。这诡异的皮肤病，绝不能让他看到！

我推说工作太忙，不方便见面，就挂掉了电话。挂完电话下意识挠了两下腿，反应过来之后，我欲哭无泪——大腿上也开始长了。

可到底是什么原因？

既然医生都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我只能理解为：我被诅咒了。

回想起红疹生长和扩散的情景，我注意到一件事：它们出现是有规律的，一般都在我发博、跟网友互动的时候长出来。

难道就是因为这个？我尝试了一天，停止更新所有社交软件，症状果然轻了许多。

这个离奇的诅咒，似乎是不让我再使用社交软件的意思。

我决定先停用一阵账号，看红疹会不会自行消退。这对我的网红事业是个打击，不过只要病能好，什么都顾不得了。

三天之后，红疹有好转的迹象。一个个饱满的疙瘩迅速瘪了下去，用粉底掩盖一下，就看不出来了。

我欣喜若狂，马上联系了陆浩泽：

「亲爱的，我最近不忙了。」等他先提见面。

陆浩泽倒是回得很快，按捺不住满腔的迫不及待：「歆歆你终于忙完了，好想你！」最后还配上了两个「害羞」的表情。

我回道：「我也想你啊，亲爱的。」



——其实是想你的礼物和转账了。

发出信息，我又感到手臂痒丝丝的，但以为是皮肤还没好全，不太放在心上。

「今天我朋友过生日，我带你出去吃个饭，大家一起随便玩玩。」

陆浩泽噼里啪啦发来一串地址。

我看了眼，是他经常光顾的那家会所，带着我去过几次，每次消费在几万到十几万不等。

陆浩泽喜欢带我去见他朋友，因为有面子。

聚会上，每人都会带各自的女朋友，有人甚至带两个。「女朋友」大都是像我一样的网红，也有真正的二代。

女人们坐在那里争奇斗妍拼酒量，偶尔虚荣攀比，这就是聚会的全部内容。

从他交往的朋友来看，陆浩泽着实是个肤浅的人。

但我害怕聪明又有钱的人，所以专挑他这样的为目标。

我妆后还是相当有欺骗性的，新闻学专业毕业，在聚会上左右逢源，再加上自我标榜的 CEO 身份，让陆浩泽觉得很有面子。

我应该算是这圈子里的「名媛」。二代们喜欢光鲜亮丽的生活，我便把自己包装得不缺钱花。

实际上，这段时间没见陆浩泽，我在市中心租的高档公寓已经欠了两个月房租。房子现在断水断电，房东换掉了密码锁。

我从三亚回来，租住的是一间破旧的单身公寓，房间朝北，又小又阴暗。

但这一切不能让陆浩泽知道，于是我在夜幕降临前打扮妥帖，挎着林落落借我的 Prada 挤进地铁，在人群的臭汗之中散发出香奈儿五号之水的味道。

提前四十分钟到了那栋高档公寓门口，我没有门禁卡，进不去，装作刚下来一会儿的样子转着圈等待。

熟悉的保时捷缓缓停下，陆浩泽下来就给我一个熊抱：「歆歆！」

我笑着抱住他。

他很幽怨地对我说：「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？经常不回消息，电话也是敷衍了事，害我担心你出什么事了。」

「之前跟你说过的，我去三亚出差了。有个公司的负责人非要见我，说是见面才能谈。」

我一边应付着上了车，一边在脑海里盘算怎么才能榨出点陆浩泽的钱，「不过公司的资金链确实是出了点问题，我这边正愁着呢……」

我的谎话还没编完，突然脊背上一阵瘙痒。

那不是人人都经历过的那种痒，简直是剧烈疼痛，千百根针刺着皮肤的感觉。

我的面容一下子变得极为扭曲。

陆浩泽本来在开车，察觉我的异样，转过头来：「歆歆，怎么了？」

「没……」我费了好大劲才喘匀了气，阻止自己疯狂地去挠后背，「没什么，这几天为了工作的事熬到凌晨，有点……啊！」

我一声惊呼，这下结结实实地把陆浩泽吓到了，他慌忙靠边停车，探过身来检查我的情况：「没事吧？」

「没事。」我咬紧牙关，不让自己尖叫起来。

就像是在我的皮肤下埋着一千颗种子，此刻它们同时生根抽芽了，我几乎能感觉到红疹在我前胸和腹部破土而出，密密麻麻摩擦着衣料，紧密地排列着。

我好想把衣服撕了，好想去挠，直到挠破那些疹子，脓液流出为止。

可是陆浩泽一定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吧。

我不能忍受，却又必须忍受，手指抠着保时捷昂贵的椅面，嘴唇咬得快要滴出血来。

终于，那阵痒而痛的感觉过去了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对陆浩泽露出一个微笑：「没事的，是因为工.....」

我及时在「工作」一词上刹住了车。

醍醐灌顶般，我醒悟过来，红疹突如其来的生长并不是因为社交软件，而是因为说谎——

我是个谎话连篇的人，无时无刻不在说谎。

为了维持白富美 CEO 的假象，我需要在社交软件上晒不属于我的奢侈品，捏造不属于我的经历和感悟，展示不存在的人生，这是说谎；长出红疹以后，推脱与陆浩泽的会面，编造出一个个借口，这是说谎；现在我们见面了，我还在习惯性地说谎。

红疹变严重的契机，就在我每一次扯谎以后。

陆浩泽问我问题，我早已没有在听，脑海里只有巨大的三个字：

我完了。

3

那天接下来的聚会，我脑海里混沌沌沌，无论谁跟我搭话，我都不敢抬头，也不敢应声。

火上浇油的是，陆浩泽一带我在沙发上坐下，就兴奋地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：「嘿，都看过来啊，看是谁回来了？」

我去了趟三亚，又疯狂跑医院看病，好一阵都没出现在聚会上。

陆浩泽这一嗓子把他的狐朋狗友都唤了过来，围着我打招呼：「歆歆回来了啊！」「梁歆，好一阵没见了，忙什么呢，也不陪陪你男朋友？」「对啊，浩泽可是跟我们叨叨了好久你不在，你看你看，说他他还害羞呢！」

陆浩泽作出一副模范男友的样子，搂着我的肩膀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他又一块水果递到我面前。我张开嘴咬了过来，天知道我脸颊上的肌肉有多么僵硬。周围人开始跟我闲聊起来，问去三亚是干什么。

于是在座的人纷纷围绕这个地方展开了话题。

他们是实打实地在那里旅游度假过，而我只是借着景色拍了几套照片，跟林落落住着最廉价的旅馆，不胡编乱造的话，根本接不上话。

我清了清嗓子，妄图打擦边球：「其实我觉得，也没什么好玩的，一路上都太忙了。」

红疹没有反应。正当我认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的时候，又有人随意地问我：「都忙些什么呀？我看你 X 博，还是挺悠闲的啊。」

我不敢回答，身上红疹持续的痒意像是架在脖子上的一把刀，让我如坐针毡。

见平日里能言善辩的我不说话，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跟我搭话，在我视野里，他们凑近的脸庞、身上的酒气、浮夸的妆容都摇晃着，和这个世界一起模糊起来。

陆浩泽觉得有点不耐烦，又有点丢面子，拿胳膊肘捅了捅我：「你怎么啦？怎么跟个木头桩子似的，一句话都不说。」

我头晕目眩，不由得推了一把陆浩泽，踉跄地试图挤出人群，呼吸新鲜空气。

他却一把钳制住我的胳膊，问道：「你去哪？」听语气十分暴躁。

他总是这样——交往也有一些日子了，我知道他的性格。

平时要多体贴有多体贴，我生气的时候，他会甜言蜜语地安慰，唯独不能在人拂他的面子。说到底，他是最金贵的少爷，他高兴了会哄哄我，但我绝不能在他不乐意的时候顶撞。

「我去趟卫生间。」我一字一句地说。

陆浩泽真的发火了，不过我连浑身瘙痒都无法控制，哪有心思敷衍他？狠狠一甩手，不顾身后的陆浩泽脸已全黑，冲出门外。

剩下的时间，我一直龟缩在厕所里，像躲避怪物似的，躲着聚会上所有人。

直到聚会结束，包间里全是东倒西歪的人，桌上摆满洋酒和香槟的空瓶。

我轻手轻脚地离开厕所，踩着一地狼藉走过去，拿走我的包，然后跑了出去。

陆浩泽迷迷糊糊倒在沙发上，怀里搂着另一个女人，飘飘然地嘟囔着什么。

我只冷冷看了眼，迅速返回自己的公寓。

回到家，关上门，我先是脊背抵着门，舒了一口气，接着掀起衣服查看症状。

跟我在车上感觉到的一样，前胸后背被疹子占领了，这种视觉冲击令我的头皮阵阵发麻。

除了脖子以上没有红疹，其他部位都有或轻或重的症状。我整个人就像只癞蛤蟆，怔怔地站在镜子前。随后我抬起手臂，发现手臂上已成一片血海。

不再是脓水，而是血水，从数不清的孔眼里冒出，滴落下来，把水池染成一片红色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声地尖叫，尖叫声回荡在浴室里，震撼着我的耳膜。我一边叫，一边捧着脑袋痛哭起来，泪水冲花了脸上的妆容。

为什么？！凭什么？！这就是给我的惩罚？

就因为我伪造身份，挤进了本不属于我的圈子，就要这么惩罚我？

这世界上人人说谎，凭什么只惩罚我一个？

我长相平凡，家境不好，父母多次生意失败，一生都在借债还债，省吃俭用。我暗下决心，绝不要过他们这样的生活；同时羡慕那些「陆浩泽」，生下来就有挥霍不尽的家产。我靠精湛的伪装混入他们的圈子，才知道生活还可以这么过，可以不必买打折的水果、把烂掉的地方切掉再吃，可以不必为一个漏水的龙头忧心忡忡、在下面放脸盆攒着水，不必为丢了五块钱而挨打。

我所窥见的，是挥霍无尽、纸醉金迷的生活。

已经回不去了。

我甘愿说谎，只为留在被奢侈品包围的世界。

可是，手臂上血淋淋的事实在提醒我，时间到了。

如果我执意继续，终将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。

我打开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账号，屏幕下滑，一条条看过去。

那些充斥着滤镜、面目模糊的照片，里面的主角看起来极度陌生。

她的生活有滑雪场的一望无垠，舷窗外的碧海蓝天，城市中的高楼林立。她仿佛永远美丽，永远富有，永远幸运。

可，那不是我。照片背后，我灰头土脸，风尘仆仆，对所有人都说谎。

我删除了社交软件，然后向陆浩泽去了条短信，他现在大概还在会所里醉得不省人事。

我说：「我们分手吧。」

4

对于分手这件事，我已经是驾轻就熟了。

我在每个城市都待不长，因为担心身份被揭穿，所以捞得差不多了便前往下一个城市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

曾经交往过的富二代男友们，或者他们的家人一旦开始怀疑我的身份，我就会决绝地分手，趁对方的新鲜感还没淡褪，保留着一些感情的时候，把过错全甩给对方，而后壁虎断尾般逃走。

他们往往会为怀疑我而道歉，用尽办法挽回关系，但我很清楚，谎言被揭穿了就再也圆不上，终有一天他们将彻底发现我是个骗子，那还不如尽早收手。

我把信息发给陆浩泽之后，就断了网络，关掉手机，在小公寓里蜗居了几天。

陆浩泽应该快急疯了，但他不知道我现在的住址，只会试图去原来的高档小区堵我，或许会给我转账送礼物，到时候我还能再捞一笔。

这次和陆浩泽分手不同以往，我不是想换男友，是认真决定不再继续充满谎言的生活。

红疹发展的程度让我十分恐惧，我该悬崖勒马了：重新找个工作，养好我的病症，开始新生活。

蜗居的这几天，林落落来找过我，打开门劈头盖脸就骂：「梁歆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！陆浩泽这么大一条鱼说不要就不要，你傍上新大款了？晾人也该有个限度，人都急得找我这儿来了！」

我看了看林落落，她还是和以往一样光彩照人，浑身名牌珠宝，透露出大小姐的锐气。

而我蓬头垢面站在她面前，惨淡地笑了：「落落，我不能再说谎了。」

「——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」林落落拧起眉毛。我让她进来，给她展示我的手臂，她瞪圆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盯着我。

我说：「我们去三亚玩的那回，你也看到了。如果说谎，我就会长出更多的红疹，我不想变成一个怪物。」

林落落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抬起头来，表情刻薄而冷硬：「那梁歆你是不干这行了，对吧？」

我说对，再也不干了，找个普通的工作。林落落推了我一把，让我把借她的东西全都收拾出来打包，然后抱着箱子走了，从头到尾没提再联系我。

走廊里回荡着她笃笃的脚步声，林落落的身影逐渐消失。

我站在门口凝望，仿佛是一种生活离我远去。

5

我开始了新生活。

跟陆浩泽彻底断绝联系，我搬到另外一个城市，找了新媒体方面的工作。

薪资不高，但至少不必再承受说谎的风险。

之前攒下的奢侈品大多都在二手平台转卖了，只留几件衣服和珠宝。

每日通勤，我穿朴素的服装，化平淡的妆容。

我重复繁杂的工作，疲于应对同事领导间的关系。

鲜少有人注意到我，就像一滴水融入人海，再也找不到踪迹。

这样平凡而艰辛的生活对我来说并非是种解脱。

我怀念说谎的日子，怀念在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上坐着驶过城市，怀念手指抚过皮革包面的触感，怀念闪闪发亮的首饰们。

我身处云端上，俯瞰着人群太久，无法再适应平凡的日子。

在这座无人认识我的城市，我缄口不言，渐渐地那些流血的红疹结了痂，脱落下来，露出新生的皮肤，光洁白皙。

我的病好了。



这可能是唯一的安慰。

然而落差感随之而来，我没有工作经验，也没有过硬的能力，所以工资微薄。我拼命抑制花钱的欲望，路遇商场都会别过头匆匆离去，可是没用，物欲在我的心中疯狂滋长，以贫瘠作为养料，它反而越发茂盛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忍不住刷信用卡买下了一个包。

之前花钱大手大脚，我的卡额度一直很高，我抱着那个包，像抱着什么珍贵的物什回到家里，忍不住落泪。

第二天，我着魔似的去了商场，去之前看都不敢看一眼的店里买回了成套的裙子和化妆品，又去租下了更豪华的住处。

把自己打扮得簇然一新后，我知道已没有退路。

工资比起这些花销简直九牛一毛。

我要出去钓个男人，让他帮我付款买单。

很快，那个付款买单的男人就出现了——我在画展上遇到了秦秋。

6

彼时我已辞去工作，重新下载回社交软件，登录了网红账号。

正当我闲极无聊，在全城的奢华会所和酒店之间乱逛时，我便在一家酒店举办的画展认识了秦秋。

我忘记当天两边陈列的油画是谁的作品，只记得印象派波光粼粼的笔调一直闪进我心里，使我目眩神迷地在长廊里穿行。

一抬头，我差点撞上油画前的一个男人。

那人身材颀长，正彬彬有礼地向同伴介绍面前的画。

看人先看表，其实我第一眼就看到他腕上的劳力士格林尼治系列，再然后是阿玛尼西服，路易威登的双肩包。

看清了这些，我才望向那张笑容和煦的脸。

嗯，长得也很不错。

我没有蠢到用把咖啡泼到他衣服上这些伎俩，而是状作无意听见他们的交谈，自然而然搭上了话。

他的同伴中途离开了，对方显然对我也很有兴趣，告诉我他叫秦秋，这次是陪客户来看看画，不过客户刚才有事先走了，可以带我逛逛。

秦秋很有绅士风度，会向我介绍油画的来历、一一进行品鉴，但不会说得太多，注意到我搭不上话了，他就转向其他话题。

而我对这类聊天也是轻车熟路，任由他展示自己的博学，时而轻笑着附和，偶尔透露出我作为白富美 CEO 的人设。

我们聊得十分投机。

我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目标，分别前与秦秋交换了联系方式。之后的两三天，我反而没有主动找秦秋，就像忘了这事，让聊天框留在刚加好友的界面上。

实际上我等得十分焦急，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一定要等他先开口。终于，过了三天，对方果然按捺不住，向我寒暄几句，接着找了个由头，问我去不去博物馆的另一场展览。

我推说这几天感冒了，无精打采在家休息，改天再请他吃饭。秦秋语气中流露出浓浓的失落，关心了我几句，我便中止这段聊天。其实我的存款早已告罄，马上到月底，信用卡着急还款，可我依旧按兵不动。

因为直觉告诉我，只有这一次机会。我的红疹又发作起来，一个个透亮地出现在手臂上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，必须尽量少地扯谎，用神秘感来钓上秦秋这条大鱼。

几天后，我掐着日子，觉得差不多了，约秦秋出来吃饭。为这一场饭局我精心打扮过，我们相谈甚欢，我甚至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掩饰不住的爱慕。我对他很满意，容易控制，所有开销都由他爽快付钱，性格也比一般富二代温和，符合我心中的完美标准。

事情发展不出所料，我们继续出去玩乐。

有一天分开之前，秦秋开他的法拉利送我回去。

在车座上，他俯身过来帮我解开安全带，又想了想，伸手按住了我的肩膀。

「歆歆，」他说，「我可以追你吗？」

我笑着说：「你为什么不问我能不能当你女朋友？」

他摸了摸我的头发：「因为我并不想逼你作出选择，我只想请求你的允许。我很尊重你的意见，如果你说不可以，我就不追了。」

秦秋说得磕磕绊绊，一副很青涩的样子，要是一般的女孩，肯定会十分心动，然后感动得说不出话。

但秦秋在我眼里只是一个完美的目标，我急于跟他确定关系，于是捧着他的脸，吻了上去。

「我已经做了选择。」

7

和秦秋的关系进展神速。

我们每天都黏糊地处在一起。

只不过比起以前跟男友的相处模式，我稍有些沉默了，宁愿含混不言，也不愿意说谎。

但我的身份从头到尾都是假的，哪有能避免说谎的道理。

不出一个月，我的红疹又遍及了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只是还没出现流血的症状。

我时常躲着秦秋，对他提出的亲密要求装聋作哑。

不是我守身如玉，而是红疹太过吓人，不得不天天穿长袖长裙遮盖住。

我觉得跟秦秋分手也不远了。

尽管他会给我送很不错的礼物、三天两头转账红包，但在我的红疹长到脸上之前，绝对要和他断个一干二净。

然而他的举动超出我的意料。

某日，我们对坐在一家日料店里，他忽然状似不经意地说：
「歆歆，我的父母说想要见见你。」

我犹如被雷劈中，咀嚼的动作停滞了。「你.....你父母？」

我再三确认——见父母的意思，岂不是要谈婚论嫁？

我以前交过的男友从没走到过这一步，彼此之间心知肚明，不过是玩玩而已，不可能维持什么长久的关系。

但是秦秋，他好像比我那些男友们更加单纯。

我只把他当作暂时的提款机，他已经想到谈婚论嫁了。

可.....我转念一想，谁说不行呢？假设我嫁进了秦家的门，从此就能长期提款，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，就算我的原本面目暴露，秦秋也甩不开我；要是我伪装得够好，或许小半辈子都能过上奢侈的生活。

这条路够冒险，但值得一试。

打定主意，我便一口答应秦秋去见他父母。

我查看了自己红疹的状况，有轻微的流血，应该能忍住。

不管怎么样，扯谎也无所谓，熬过嫁给秦秋之前的这段时间，我就能拥有光明的未来，到时候再也不用说谎，红疹自然而然就好了。

8

去见秦秋父母的那天，我在镜子前不停地搭配，企图找出最低调但又不失奢华的那一套。

礼物很早就准备好了，花了我不少钱，又刷爆一张卡。

心痛之余，我安慰自己这是必不可少的投资。

嫁入豪门的美梦似乎就在眼前。

我哼着小曲，乘上秦秋的车，一路上都显得兴致高昂。

秦秋见状微笑道：「歆歆这么高兴呢？」

「是缓解一下紧张。」我赶紧把兴奋收了起来，不能太得意忘形了。

「说起来，我还不知道伯父伯母是做什么的。」秦秋随意地说，「你也没在我面前提起过，改天能让我见见吗？」

「这个.....呃。」

我装作镇定地看着车窗外，信口扯了个谎，「我们家也就做些小生意，不值一提。你要见的话，过几天我跟他们说。」

其实我的父母早就下岗多年，在家乡开一家副食店，这句话严格来说不算谎言。

但我的确是没打算让秦秋见我真正的父母。

我会伪装，他们可不会。

到时候还得租一天别墅，请演员来冒充我父母。

撒谎的报应马上就来，我的后背开始瘙痒。

不料秦秋还在那里盘问：「哈哈，歆歆你不要开玩笑，你家做的会是小生意吗？」

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。我摆了摆手，勉强应付道：「我家里确实不算有钱，现在的条件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。」

说完这句话，我的冷汗就涔涔而下。

我的本意是说些无关紧要的真话，虚虚实实，让秦秋摸不准真实情况，然而为了补全家里不算有钱的漏洞，我又犯了个忌讳——编织了自我奋斗的谎言。

背后渗出冷汗，不，更像是血。

我清楚地感到那些东西在溃烂，流出颜色浓重的血污。

不早不晚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红疹到了大量流血的地步。

「那歆歆你一路打拼一定很辛苦。」秦秋感叹地说。

我不敢应声，只能点点头。

可是随着我点头的动作，脓血狂涌而出，这次不仅在背后，全身都在渗出血液。

今天穿了一件深色裙子，昏暗的车厢中看不出什么端倪。

但要是一会儿到了灯下呢？要是秦秋父母看到我浑身是血呢？

我惊恐得快要窒息，根本不敢往下想。

正在这时，秦秋说了声：「我们到了。」我才发现车开到了别墅区，一排排或亮或暗的房子延伸开来，房前都带着花园。

秦秋正要把车开进别墅区，我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：「停车！」

秦秋疑惑地看着我，还是依言停下车。

我虚弱地对他说：「刚才我就觉得身体不舒服，能不能改天？改天，我一定好好向伯父伯母赔礼道歉……」

在秦秋眼里，我肯定是一副想要临阵脱逃的样子，却不知道我并不是为了见他父母而焦虑。

他温柔地笑了笑，问我：「哪里不舒服？」

「我有肠胃炎，中午可能吃坏什么东西，发作了。」

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得许多，卖力地编了个谎言搪塞他，祈祷他能相信我，送我回家，「今天这晚饭是吃不成，你能不能——」

我倒吸一口凉气，顿住话语，摸了摸自己的脸。在我说话的同时，一阵怪异的感觉涌上心头，脸上传来灼伤感，几乎在瞬间，那些疹子就攀着我的脖颈一拥而上，蔓延到脸颊侧边。

完了，我完蛋了！

在秦秋看清我脸上的东西之前，我大叫一声，用手捂住脸，跳下车沿着空旷的道路疯跑。

秦秋下车来追，这时一辆恰好路过的出租车救了我，我挥手让师傅停下，然后钻进车里，砰一声甩上了门。

9

我逃跑了，缩回我的公寓里。

这次红疹的情况格外严重，脱衣服的时候，衣料纤维跟血肉模糊的皮肤粘在一起。我咬着牙才撕下来。

现在我全身各处真的没有一块好肉了，脸上比青春痘更密集地挤满了红疹，就像从外星来的生物一样诡异。

更恐怖的是，手臂上最早长出的疹子已经腐烂。

不仅仅是流血，里面流出的汁液变成黑色，隐隐散发出腐败的味道。

我害怕极了，原来它们不仅仅是恶心，还会溃烂。

到家为止，秦秋给我打来十多个电话，我都没有接。像是骗局被彻底戳穿，我脑海里一片混乱。

他知道我的住址，决不能让他找过来。

我匆忙整理了随身物品，夺门而出。

当晚我住在宾馆，过几天我找到合适的房源，重新在城市另一头租了房，才敢给秦秋回电话。

他接起电话就焦急地说：「歆歆，我知道见父母可能还是太快了，但你为什么要躲我呢？我这几天有多担心，你能想象吗？」

「我.....我没想好。」我嗫嚅着说，不得不再扯一个谎，「你等我一段时间好吗？这两个月，我想飞去澳洲散散心。」

秦秋在电话里劝了我许久，我都没有松口，也因此撒了更多谎。

他不知道，我在电话这头忍受着百倍的苦楚，眼睁睁看着身上脓血流出、逐渐腐烂，疼得几乎要昏过去。

可是都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失去秦秋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必须稳住他。

终于，秦秋同意了：「那你一定注意安全，我会等你的。」

我搁下电话，长出一口气。

为了跟秦秋结婚，我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再付出一点，又有什么关系？

只要我不说谎，红疹就会自愈；等我好全了，可以继续跟他交往。

就算现在是个怪物，又有什么关系？

只要跟秦秋结婚，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能大手大脚花钱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心情好了起来，甚至在 X 宝上下了单，托澳洲代购一件羊毛披肩和葡萄酒，作为我「回国」之后给秦秋父母的礼物。

我满心期待地在公寓里等着，想象着未来是什么样子。

然而，红疹并没有如我所愿的那样好转。

我一天天地在腐烂，如同一具死掉的尸体那样，伤口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，腐坏的肉一块块摇摇欲坠。

到最后，我不能不把自己整个用床单包裹住，才能防止烂肉掉下来。

我似乎用尽了上天赐予我的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
从我的手臂上，到腹部，到背部，到大腿，充满了腐坏的空洞。

我用烂掉的手拨打了医院的急救电话，接通那刻却立马挂掉。

这是天谴，我已不相信世界上有谁还能救我；我在好转的时候没有珍惜，幻想着承受一部分代价，追逐更大的收益，我不过是个毫无敬畏心的赌徒。

我一点也不怀疑自己要死了，双眼呆滞地躺在床上，不再去想秦秋的事。

门铃却在这时候响起来。

我想不通谁会找我，秦秋不知道我的地址，我在这个城市也没有朋友。

它催命一般响个不停，我叹了口气，从床上起来，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
门外说是快递，我想起来之前买的披肩和葡萄酒，打开门。

一开门我就怔住了。

秦秋抱着一个快递箱，站在那里，身上穿着某物流的制服。

我愣了一下，第一反应是秦秋找到了我的住处。

但随即我明白过来——完全明白过来。

我的心一寸寸凉下去，不由得发出了声冷笑。

我遮着脸，秦秋没认出我，自顾自地把箱子递过来：「小姐，你的快递到了，请签收。」

我却捂住了嘴，先是吃吃地笑，再然后忍不住了，爆发出一串大笑。

「秦秋，秦秋.....原来你也是个骗子！亏我为你、亏我为你.....」我说不下去了，泪水滚落下来。

「你.....」他迟疑一下，我这才看到他胸前的工牌，上面写着「方顺烨」三个字。

连「秦秋」这个名字都是假的。

「你是梁歆？」他错愕地说。

我没有理他，而是恶声恶气逼问道：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身上的西服、名表、双肩包，都是哪里来的？」

方顺烨着了慌，放下箱子想要凑过来：「歆歆，你听我跟你解释.....」

「你说啊！」我一声厉吼。

他被我吓着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「是，是我参加了一个培训班，都是那里借来的，不是我的。」

「什么培训班？」

「钓.....钓白富美。」

我怒火攻心，抓住他的肩膀使劲摇晃：「那跟你一起来的客户呢？也是假的？」

「是我们培训班的另一个学员，他看你对我有兴趣，就自觉退场了。」方顺烨镇定下来，语气也流利了许多，一个劲地自说自话，「歆歆，虽然我的背景是假的，但我们已经相处了这么久，我爱你是不是事实，你还不知.....」

「啪」地一声，我甩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，气得直发抖：「那你的父母？别墅区？你带我见的——」

「都是假的。别墅区是租赁的场地，父母是请了群众演员，那一晚确实花了我不少钱，没想到你却走了，我还以为是你察觉出我的问题，才临时下车的。」

我摇着头，不停地后退。

方顺烨还在那里滔滔不绝，述说着他有多爱我，他为我做了多少事，认为我也离不开他。

颅内血压不断升高，我眼花耳鸣，面前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。

我最终制止道：「.....够了。」

接着我摘下口罩，露出满是红疹的脸，其中一些早已溃烂得不成样子。

他目瞪口呆，愣愣地盯着我。我脱下衣服和裙子，把浑身的腐败展现在他眼前，一步一步地向他靠近，一部分烂肉随着我的动作吧嗒掉在地上。

「这是我为了欺骗你付出的代价。」我质问道，试图让他感到愧疚，「即使这样你仍然爱我吗？欠我的东西，你还得清吗？」

方顺烨顾不上听我说话，大叫一声，见鬼似的转身往外跑，脚下还差点滑了一跤。

我尖叫着追出门外：「秦秋——方顺烨！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！」

他没有停留哪怕一秒钟，快速地沿着楼道逃了下去。

我跟在后面，但全身肌肉已经像坏掉的肉松，使不上一丝气力，左脚不小心绊住右脚，一头栽向楼梯之下。

「砰——」

小时候，我玩过装满水的气球，「砰」地一下甩到墙上。

就像这样，砰，我的血肉脱离身体，碎了满地。

血水失去了皮囊的薄薄一层包裹，满溢出来，漫过了阶梯。我努力地向前爬，就算变成一具血淋淋的尸体，我也要向前爬。

向前，向前。

向前，向前。

我探出只剩骨架的手，白骨粘着几丝肌肉纤维，和断裂的血管，缓缓地伸向空中，仿佛抓住了一个梦幻世界。

我要向前爬，爬到所有人的头顶，爬到金钱堆上，直到珠宝环绕着我，直到指间吹过游艇扬起的风。

许多人从自己的公寓跑出来，围着我惊恐地指指点点。

我隐约听见他们的声音，楼下响起救护车急促的鸣笛声。

突然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害怕了。

被那么多人注视着，也不觉得无地自容。

我冲他们龇牙咧嘴地笑，看着他们你推我我推你，连连后退。

你们都不会明白的，我想。这具糜烂的身体是我努力的证明，我努力攀登着通往幸福之巅的云梯，你们之中的很多人，根本不及我努力，为了理想中的生活，我愿意拼尽一切。

我掉了下来，只是因为意外；现在，我要前往能施展我才华的新世界。

你们会祝福我吗？

祝那个新世界同这里一样，同样充满谎言。



(全文完)

□ 编剧塑成营-颜庶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